



生态文明系列丛书 主编 俞可平

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Shengtai Wenming
yu Shehui Zhuyi*

王宏斌

著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生态文明系列丛书 主编 俞可平

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Shengtai Wenming
yu Shehui Zhuyi*

王宏斌 著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王宏斌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117-0743-7

I. ①生…

II. ①王…

III. ①生态环境—环境保护—研究

IV. ①X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7126号

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

出 版 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李小燕

责任印制 尹 琚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50(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787毫米×960毫米 1/16

字 数 185千字

印 张 13.75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王宏斌，1974年1月出生，祖籍河北邢台，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法学博士，现为石家庄铁道大学人文学院教师，主要研究兴趣为环境政治学、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中国外交等。近年来，主持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历史与理论”、河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态文明战略研究”等多项课题，在《人民日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

*Shengtai Wenming
yu Shehui Zhuyi*

生态文明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 编：俞可平

编委会成员：吴凤章 潘世建 何增科

李惠斌 曹荣湘 薛晓源

陈家刚 冯 雷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导论	1
一、基本概念分析：什么是生态文明？	2
二、选题的意义：研究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必要性	6
三、研究综述：研究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理论依据	11
四、研究方案：本书的创新之处与内容安排	23
第二章 人类文明的发展演变与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	27
一、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演变	28
二、生态文明的本质特征及其理论渊源	44
第三章 生态文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缘起、发展及其制度困境 ...	59
一、生态文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缘起、发展及其成就	60
二、生态文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及其成就	73
三、影响生态文明在西方发达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因素考察	89
第四章 生态文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考察	
——生态文明发展过程的渐进性	103
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发展、历史分野及其未来展望	104



二、生态文明建设在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历史 渐进性	112
三、生态文明在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表现出渐进性的 基本原因分析	132
四、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态文明的途径选择与思考	144
第五章 生态文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得以发展和实现的现实选择 ——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为例	145
一、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考察与现实紧迫性	146
二、当代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途径思考	162
三、对当代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评价：局限性与超越性	180
结语：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的未来展望	187
参考文献	189
后记	212

第一章 导论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生态环境问题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环境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不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环境问题。人类在利用自然服务于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的同时，如何看待和解决环境问题对人类发展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从而使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相处，逐渐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秉承并发展了人类在历史上的各种生态智慧的现代生态思想和理论，比如生态后现代主义、后工业社会、生态现代化、后工业文明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生态文明这个重要的命题，就是在这样重大的社会时代背景条件下提出来的。从整个世界生态文明的发展状况来看，它已经超越了社会制度的局限，成为全人类所必须要面临的重大历史性课题。无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暂时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伟大转向中扮演着各自都不可取代的重要角色，它们为生态文明的构建所付出的不懈努力、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为之所付出的沉重代价，都是人类文明转向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同时也在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丰富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尽管当代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暂时处于领先地位，然而，从它们所面临的难以解决的历史性问题和制度性困难中，尤其是从它们为之所采取的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倾向的措施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生态文明的未来必然是属于社会主义的。

在中国，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具体来说，当代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目标是：“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在认识发展与自然资源和环境关系方面实现了重大飞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中国在构建有自己特色的生态文明的伟大实践中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无疑会具有重大的世界价值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因为，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最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成就，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就是社会主义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取得成就的集中体现。同时，从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实践来看，其光明的前景也预示着生态文明的未来一定是社会主义的。

一、基本概念分析：什么是生态文明？

从广义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态。从狭义角度来看，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并列的现实文明形式之一，着重强调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本书采用广义的生态文明概念。

生态文明是由生态和文明两个概念构成的复合概念。“生态学”（ecology）这一用语，最早是由德国学者海克尔（E. H. Haeckel）在《有机体的一般生态学》（1866年）中提出的。当时，生态学这一概念仅是

在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意义上来使用的。1935年，英国学者坦斯勒进而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概念，开始从更宏观的角度认识自然生态环境；20世纪50年代后，生物学的研究范围日益扩大，赋予生态学很多新的内容。到今天，它已偏离了海克尔的用法，具有了更为广泛的意义。它是指在个人生存方式上保护环境的生活态度和积极保护自然环境的运动。^①因此，这里所说的生态不再是海克尔意义上的生态概念，而是动物、植物和自然物共同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人类作为地球生命系统的一部分，本身就是生态系统长期进化和发展的产物，是活的有机体，需要不断地从生态环境中获取能量和养分，以保证自己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活动。所以，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的时候，必须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拥有一个优化的生态环境，才有助于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促使人类物质财富的增长。换句话说，自然生态有其自在自为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改变了这种规律的作用条件，把自然生态纳入人类可以改造的范围之内，就形成了文明。

“文明”一词，在西方的语言体系中，来源于古希腊“城邦”的代称。1961年出版的法国《世界百科全书》提出，文明一词用法甚多，主要指“开化的社会”、“社会的高度发达”、“文明事业”等。1964年出版的《英国大百科全书》指出，“文明的内容包括语言、宗教、道德、艺术和人类思想与理想的表述”。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文明”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已有记载。在《周易乾文言》中载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赋予文明以物质与精神的属性。唐代经学家孔颖达注疏：“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其意指先王在天地间构建了一个属于人类的世界，从而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文明起来了。^②简言之，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的开化程度和进步状态。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来看，文明则是人类改造自

① [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韩立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② 参见刘文英：《儒家文明——传统与传统的超越》，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然、改造社会和自我改造的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

那么，何谓生态文明？中外学者对此问题有着不同的界定。西方生态思想中对生态文明的认识，主要有生态后现代主义、后工业社会、生态现代化、后工业文明等不同的提法。美国学者查伦·斯普瑞雷纳克认为，代表人类发展未来的“生态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寻求超越现代性失败假设的方向，是一个重新将我们的理智建立在身心、自然和地方的现实基础上的方向。她还提出，她所倡导的“生态后现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与老子关注自然的精妙过程，与孔子强调培养道德领袖及人类对更大的生命共同体的责任感有共同之处。^① 美国学者莱斯特·R. 布朗指出，人类的文明已经陷入危机，必须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道路即 B 模式，来取代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即 A 模式，从而创造新的未来。^②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是最早提出后工业社会的学者。他把社会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强调理论知识的中心地位是组织新技术、经济增长和社会阶层的一个中轴。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并不是一幅完整的社会秩序的图画；它是描述和说明社会上社会结构（即经济、技术和等级制度）中轴变化的一种尝试^③。虽然后工业社会概念没有直接论述生态文明的含义，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后工业社会的这些特征其实都包含于生态文明的理论特征之内。俄罗斯学者伊诺泽姆采夫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敏锐地提出后工业社会的后经济性。他认为，作为后经济社会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是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实现，后工业社会不是工业社会的“量的”扩展，而是人类文明的一次重要的历史性转折。他还指出，生态问题的尖锐性大大降

① [美] 查伦·斯普瑞雷纳克：《真实之复兴：极度现代的世界中的身体、自然和地方》，张妮妮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5 页。

② [美] 莱斯特·R. 布朗：《B 模式 2.0：拯救地球，延续文明》，林自新等译，东方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 页。

③ [美]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高铨等译，新华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24、132 页。

低,也是后工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之一。^①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海蒂·托夫勒认为,以科技信息革命驱动的第三次浪潮,正在彻底改观建立在工业革命之上的现代文明。这一革命性的变迁已波及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从而使一个崭新的文明初见端倪。这个新的文明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它是以多样化和再生能源为基础的。它为我们重新制定了行为准则,并使我们超越标准化、同步化和集中化,超越能源、货币和权力的积聚化。^② 20 世纪 80 年代,德国学者马丁·杰内克、约瑟夫·胡伯等提出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环境社会学的一个主要理论。它要求采用预防和创新原则,推动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脱钩,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生态现代化是一种利用人类智慧去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进步的理论,以工业生态学为核心概念,以可持续发展为重要目标,通过协调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不仅促进经济和生态可持续发展,而且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③

在国内,学者们对生态文明也有不同的理解。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④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认为,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作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生态文明既包括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的意识、法律、制度、政策,也包括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实际行动。如果从原始

① [俄] B. И. 伊诺泽姆采夫:《后工业社会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安启念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13、129 页。

② [美] 阿尔温·托夫勒、海蒂·托夫勒:《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陈峰译,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3 页。

③ 黄海峰、刘京辉等编著:《德国循环经济研究》,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26 页。

④ 潘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载《学习时报》,2006 年 9 月 25 日。

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这一视角来观察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发展,那么,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后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是人类迄今最高的文明形态。^①学者春雨认为,生态文明就是在深刻反思工业化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人们认识和探索到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理论、路径及其实践成果。可以说,生态文明是对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的深刻变革,是人类文明质的提升和飞跃,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不只是生态、环境领域的一项重大研究课题,还是人与自然、发展和环境、经济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协调、发展平衡、步入良性循环的理论与实践,是人类社会跨入一个新时代的标志。^②

综上所述,虽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生态文明有不同的界定,但笔者认为,这些界定所论述的生态文明的内涵、本质及其特征基本一致。为此,笔者综合中外学者的认识,把生态文明定义为:它是超越工业文明的、以解决人类和自然之间危机为使命的、关乎人类未来和发展命运的崭新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模式,是对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理论反思与实践调整,力图实现二者之间的“和谐”与共生。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崭新阶段。它为人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并构建了美好的蓝图。简言之,生态文明就是以人与自然环境和谐为基本特征的新的文明阶段。它同时包含了一系列为此而进行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又可称为环境文明或绿色文明。

二、选题的意义:研究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必要性

对于生态文明这个超越工业文明、以人与自然环境和谐为基本特征

① 俞可平:《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载薛晓源、李惠斌主编:《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② 春雨:《跨入生态文明新时代——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探讨》,载《光明日报》,2008年7月17日。

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崭新文明的研究，尤其是对于它与社会主义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入探讨，在一定的意义上，不仅是对一个问题、一个现象的研究，更是对整个人类发展命运的担忧，以及为此而进行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一）研究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理论必要性

从价值取向上来看，生态文明反映了全人类的价值追求，因此，在不同社会制度条件下，生态文明都有其生长和发育的空间。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发展较早，环境问题出现的也较早，各种生态环境思想的发展也较为迅速和全面。客观而言，资本主义国家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为解决环境问题而进行的尝试，以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乃至其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和经验，都是对人类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上，西方发达国家在生态文明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方面都已经走在了前列。以德国为例，它在实施循环经济政策之后，基本实现了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环境退化脱钩，其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循环经济模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作为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早在 1969 年美国就实施了环境保护领域内的国家政策法规，接着出台了空气清洁法（1970 年）和水清洁法（1972 年），以及 13000 多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形成了今天的美国生态法。1996 年美国成为唯一一个完全停止生产对臭氧层有害物质的国家。近 10 年来，美国用水的消费标准降低了 1/3。在 1990—1995 年间，由于新种植了树木，美国的森林面积第一次出现了增加。^①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牢固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由于资本增殖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难

^① 参见〔俄〕B. И. 伊诺泽姆采夫：《后工业社会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安启念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9 页。

以克服的矛盾，由于资本主义国家保护和改善环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环境问题”的国际转移为代价的，所以资本主义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发展仍然具有治标不治本的性质，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的难题。相比而言，生态环境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着更为优越的解决空间。正如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家岩佐茂所说：“资本主义社会在与资本的逻辑的相互矛盾中也在制定对健康明显有害的东西加以限制的制度，尽管还很不充分。在生态社会主义中，这些规章制度应制定得更加完善。建立保护环境和保护健康的规章制度对以大规模开发、大量废弃为前提的大量生产而言不用说是必要的，对人工的化学物质来说也是如此，这是生态社会主义的重要课题。”^① 具体来说，从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来看，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和超越，因此，更好地解决人类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环境问题，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所在；从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来看，致力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伟大目标中包含着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伟大“和解”，共产主义和自然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等同的；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来看，公有制、人民民主、共同富裕、社会公正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更加接近生态文明的要求；从社会主义的未来来看，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善于借鉴西方国家在生态文明方面的有益经验并努力走出它们在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中遇到的困境，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超越，那么，生态文明的未来就一定是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绿色社会”，社会主义“两大和解”的真正实现就是生态文明的“绿色未来”。

所以，不同制度、不同文化的国家和人们为生态文明而作出的看似分散的努力，其实都是一个关乎人类未来的整体事业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人类未来发展归宿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无疑在这一过程中肩负了更为重大的历史责任。借鉴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在生

^① [日] 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韩立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156页。

态文明建设中取得的有益经验，同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生态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社会主义将大有作为。

（二）研究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现实必要性

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看，当代中国具有建设生态文明的现实需要。

其一，环境资源问题的紧迫性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滞后性，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严重的制约。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迅猛，走的仍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传统工业化道路，龙头产业几乎全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如矿产、纺织、冶金、造纸、钢铁、化工、石化、建材等。我国的单位 GDP 能耗比发达国家平均高 40%。50 年来，中国的 GDP 增长了 10 多倍，但矿产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 40 多倍。中国北方的水资源已近枯竭，华北平原下出现了 25 万平方公里的地下水漏斗；中国南方的水资源严重污染，七大水系 40% 的水已经完全丧失使用功能。全国 17% 的土地已彻底荒漠化，30% 的土地被酸雨污染。我国的 GDP 以每年 8%—12% 的速度增长，同时环境损失也达到 GDP 的 8%—13%。基础资源枯竭与环境成本加大将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增长。

其二，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恶化引发的大量社会问题，对维护社会稳定构成严重挑战，从而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我国目前有 1/4 的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1/3 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危害已引发社会的强烈不满。据统计，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 29% 的速度递增。2005 年，全国发生环境污染纠纷 5 万起，对抗程度明显高于其他群体性事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水坝移民问题。2020 年整个西南地区水坝移民将达 100 万。中国已提前进入了环境事故高发期。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后，全国平均每两日发生一起水污染事故。今后，环境污染极易与环境公平搅在一起，成为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其三，生态环境问题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实际利益，并引发强大的国际压力。严重的环境污染影响着我国的国际形象。中国化学需氧量排放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在环境问题已经上升为“全球意识形态”的今天，西方国家把环境问题作为对华外交的主题之一。周边邻国开始越来越关心中国跨界河流海域的污染开发，西方主要国家更加关心中国在 15 年后将成为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我国已经签署和批准了 50 多项国际环境公约，并已加入了《京都议定书》，虽然近期没有削减义务，但如果现在不痛下决心调整产能结构，当必须兑现削减承诺时将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要减，成本太大；不减，将成为全世界的众矢之的。在国际贸易方面，欧美已开始对我国设置绿色贸易壁垒。中国的最大出口行业是纺织和机电，仅最近欧盟对机电产品的两项环保指令，就使我国机电出口每年损失 317 亿美元，占出口欧盟机电产品的 71%。^①

笔者认为，鉴于当前我国人与自然的矛盾比较突出，能否很好地解决这一矛盾，直接影响到科学发展观能否很好地落实，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否顺利构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不缺乏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有益思想，比如关于“天人合一”、“仁民爱物”、“民胞物与”、“强本节用”、“取之有度”，“用之以时”及“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等思想精华。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和民众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诸如“可持续发展”、“生态平衡”、“绿色 GDP”、“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概念已成为中国政府和知识分子议论最多、讨论最热烈的话题之一。可以说，生态文明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在中国已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学术氛围。但是，建设生态文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课题，涉及范围极其广泛，实行难度极大。因此，为了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我们有必要吸收借鉴其他国家，

^① 参见潘岳：《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载《绿叶》，2006 年第 7 期，第 15—16 页。